

革命烈士传（第七集）

《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新燕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875 印张 360 千字

199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500 册

精装 ISBN 7-80023-260-3/K·281 定价：9.70 元

平装 ISBN 7-80023-261-1/K·282 定价：6.70 元

《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

顾 问：廖盖隆

主 编：温济泽

副主编：黄 涛 方 实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实 方 徨 冯 牧 庄 方 李 锐

李琼仪 杨拯民 张 羽 殷 白 黄 钢

黄 涛 温济泽 廖盖隆 黎 澍 戴 邦

本集执行主编：张 羽 何家栋

编 辑：曹治雄 苏 醒 刘拯声

图 片 编 辑：张永海

编 辑 说 明

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烈士传》丛书，是李维汉同志倡议，经中央批准并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进行的。目的是：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子孙后代以烈士为榜样，发扬革命传统，献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我们首先编辑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烈士传略。其中有为中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突出事迹和较大影响的普通干部和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还有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

在编辑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传略以后，我们还要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烈士传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烈士传略。

丛书各集的传略一律按烈士牺牲年月次序编排。

在本集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中央有关部门和部队、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水平和条件限制，难免有缺点和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编辑说明

马玉堂	(1)
范子侠	(6)
包 森	(11)
任作民	(17)
赵尚志	(22)
吴建业	(28)
张 浩	(33)
抗日外交 9 烈士	(40)
黄 诚	(46)
李子芳	(52)
施 奇	(57)
崔曙光	(62)
吴 勤	(66)
刘 英	(71)
沈尔七	(77)
左 权	(82)
戴安澜	(89)
张衡宇	(94)
冯达飞	(98)
新四军七女烈士	(103)

何 云	(111)
广西“七·九”事件三烈士	(117)
许亨植	(123)
刘齐滨	(128)
常恩多	(133)
郭北宸	(140)
蒲 风	(144)
王凌波	(150)
李竹如	(155)
杨 松	(160)
柯棣华	(166)
李贞乾	(173)
彭 雄	(178)
田守尧	(183)
刘老庄 82 烈士	(188)
曾仁文	(194)
孙晓梅	(199)
高捷成	(204)
解蕴山	(209)
少年王璞和“野场惨案”中的 117 名牺牲者	(214)
黄 骅	(220)
萧永智	(226)
马定夫	(230)
邓振询	(234)
赵义京	(239)
朱大山	(244)
胡 畏	(249)

陈潭秋.....	(253)
毛泽民.....	(261)
林基路.....	(267)
杜重远.....	(273)
朱 程.....	(279)
袁复荣.....	(285)
邹风平.....	(290)
符竹庭.....	(295)
许权中.....	(300)
马本斋.....	(305)
李 敏.....	(312)
杨学诚.....	(316)
松野觉.....	(322)
林 钧.....	(327)
李景波.....	(332)
邹韬奋.....	(336)
汪林兴.....	(343)
张文彬.....	(348)
张思德.....	(354)
任常伦.....	(360)
柴世荣.....	(364)
彭雪枫.....	(369)
丁振军.....	(376)
周文彬.....	(380)
阚维雍.....	(384)
沈振黄.....	(389)
傅大庆.....	(394)

梁鸿钧.....	(401)
费 巩.....	(405)
张 炎.....	(412)
赵玺珍.....	(418)
黄 彰.....	(423)
刘别生.....	(428)
陈冬尧.....	(433)
陈 焕.....	(437)
桂干生.....	(441)
张露萍.....	(446)
乔国桢.....	(453)
郁达夫.....	(458)
张鸿仪.....	(465)
后 记.....	(469)

马玉堂 (1910—1942)

马玉堂，1910年生于河北省藁城县东刘村。1926年入县立师范班读书，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到正定省立第七中学，成为学生会骨干。当时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学生思想十分活跃。马玉堂积极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并且经常利用节假日，到藁城北部地区村庄和小学，进行宣传活动，在小慈邑等五六个村的学校里建立了党支部，还在学生中发展了七八百名少先队员。他有勇气，有热情，只知向前，几经挫折，仍奋不顾身。一次，他带宣传品进城，在正定西门被查获，关押了3个月，家中花了1400块银元把他保出来，但学校却把他开除了。1932年夏，他两次参加灵寿县的农民暴动，都告失败，又跑到井陘正丰煤矿去鼓动工人罢工。1933年2月，他被直中特委任命为巡视员，后因叛徒告密，再次被捕；在藁城拘禁期间，组织越狱没有成功，于是被移送北平军法处，判刑3年，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又称军人反省院）。

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华北即将成为前线。为了营救关押在反省院的这批干部免遭屠杀，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要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马玉堂获释后，到东北军五十三军吕正操团做兵运工作。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作战失利，吕正操（地下党员）率领六九一团转战到藁城县梅花镇，决计脱离五十三军，留在华北坚持游击战争。马玉堂主动请求回到家乡东刘村发动群众。这时他和夏富海都还没恢复党籍，但形势不允许他们等待，否则

就会坐失时机。他们通过老关系，四处奔走，八方呼号，串联地下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很快就在藁城南部的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马玉堂任队长，挑起了抗日大旗。

日军于1937年10月侵占石家庄后，又派出40余名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藁城县城。马玉堂决心痛惩这伙敌人，但是自己仅有三五支枪，力不从心。他跑到藁城县西善堡庄去说服李小贞——一个地方武装的头头联合作战。马玉堂说：日本鬼子侵占藁城，烧杀奸淫，有血性的好男儿，岂可袖手旁观？经他晓以大义，李小贞当即表示“共同破敌”，双方制定了作战计划。11月2日夜，两股队伍会合一处。潜入城内。敌人侵占藁城时没有遇到抵抗，十分傲慢麻痹，防守松懈，马玉堂乘其不备，神速地将敌人据点包围率队冲进屋里，从墙上把敌人的枪械摘下来。敌人从梦中惊醒，措手不及，乖乖地投降了。睡在后院的敌人，发觉情况不对，爬出被窝，企图突围逃跑。游击队连打几枪，撂倒了两个敌人。残敌不敢抵抗，缴械投降。这一仗，击毙日军3名。俘虏40多名，缴获40多支枪和其他军用品，并打开牢房，释放了十几名政治犯。

初战获胜，人心振奋。马玉堂不失时机地主持成立了临时县委，并指导党员把区委和各村党支部恢复和建立起来，放手发动群众，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经过十几天的时间，队伍发展到300多人，定名为“抗日义勇军”，马玉堂任大队长，和他同时出狱的张正身任教导师。这支抗日义勇军很快收集了200多支枪和一批子弹。队伍经过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训练，决定向滹沱河以北发展，在路过郝庄、马圈等村庄时，又收编了红枪会、便衣队等地方武装百余人，增加不少武器。到南董镇，又召开了周围30余村的村长会议，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动员收集枪支。在四公村一带活动的夏富海，也组织起四五十人的一支队伍，有枪40余支，无极县的翟司升的“人民自卫团”也

发展到 300 多人，都前来会合。接着马玉堂又率部攻克无极县城，消灭了盘踞县城的汉奸武装，活捉了日军委任的“五县清乡司令”刘大喜。

攻克无极城后，经研究，兵分两路：原翟司升部和夏富海部留在无极、深泽一带活动（后划归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五团）；马玉堂、张正身率领部队，南渡漳沱河，到晋县、藁城、赵县、栾城等县，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仍称“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五支队”。马玉堂为支队长，张正身为政治委员，所属部队编为四个营。

对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地方武装，马玉堂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首先击毙了无极县北远村一带大刀会会首，争取道徒们站到抗日立场上来；又以武力击溃赵县南庄村联庄会的包围；分化瓦解了李小贞的“暂编一师”，消灭了李和尚、张秃子两股土匪；收编了小司令杨甜瓜、地头蛇鲁二虎所部 200 多人。五支队保境安民，迅速发展到了 2000 多人，深受人民群众拥护。

1938 年 1 月 29 日拂晓，石家庄 9 辆满载敌军的汽车，向五支队驻地南高村奔袭而来。马玉堂得知情报后，迅速集合队伍，设下伏兵，同时掩护乡亲们转移。上午 10 时，敌人全部进入了合击圈。马玉堂一声令下，顿时大道两旁的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有的钻到汽车底下；有的爬到窑坑里，进行顽抗，直到太阳平西才狼狈逃窜。这一仗击毙敌人 120 多名，缴获枪 60 多支，轻机枪 6 挺，迫击炮 1 门，击毁、打残汽车 7 辆，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

为了避开敌人的报复。马玉堂率领部队迅速跨过平汉铁路，转移到元氏县西同下。当晚，驻栾城县窦姬的日军跟踪而来，包围了西同下。马玉堂指挥战士迅速上房，待敌人冲到街中心时，一阵手榴弹向敌人投去，接着用机枪朝高庙台的敌人猛烈扫射，压

住了敌人的火力。敌人遭到一阵痛击后，丢下三四十具尸体逃回窠穴。

连续两次战斗的胜利，大大振奋了人心。老乡们竖起大拇指说：“从没见过和日本鬼子打仗这样勇敢的军队！”

2月，马玉堂率领部队转移到赞皇县野草湾一带活动，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听取了张正身等人的汇报，经和晋冀豫省委研究，决定恢复马玉堂、张正身等人的党籍；同时，派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带去干部，帮助整训部队，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并将部队改编为“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任命马玉堂为司令员，徐绍恩为政委，张正身为政治部主任。

3月，宋任穷率领八路军一个骑兵团和东进纵队挺进冀南。不久，独立支队活动在藁城、晋县、束鹿、宁晋、赵县、栾城一带，和地方人民武装结合，先后消灭了勾结日军的反动武装，震慑了地主亲日派的猖狂活动，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并帮助各县建立了抗日县政府及各种抗日群众团体。8月，马玉堂从独立支队调到冀南军区四分区任第一任司令员。次年2月，奉命到北方局党校学习，毕业后调到豫皖苏边区工作。1940年6月，调睢杞太独立团接任二营教导员。

睢杞太地区（后称水东地区），是河南省东部与皖、苏鲁交界的睢县、杞县、太康一带，地处黄河以东，是华北和华东联系的纽带，也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通道，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敌人利用特殊的地理环境，结成严密的军事封锁网。1940年8月间，日伪军加紧对睢杞太地区进行“扫荡”，“围剿”独立团。国民党军队搞磨擦，也多次袭击独立团。在皖南事变后，睢杞太独立团奉命东撤，向豫皖苏边区永城一带转移。只留下马玉堂和王广文各率领一个连在睢杞太地区坚持斗争。环境更加险恶，斗争也更加残酷。

1941年3月，日伪军采取了“铁壁合围”、“闪电袭击”战术，向睢杞太抗日根据地频繁发动进攻，使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抗日武装力量损失严重。当时，又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有的同志产生畏难情绪，主张放弃睢杞太根据地，越过陇海路，跳到华北去。马玉堂在地方和军队党组织召开的杞县申纪村会议上，坚决主张留在水东地区，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还说服了其他同志。这次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组织力量，开辟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基本方针，并决定重建水东独立团。在建团誓师大会上，大家一致推选英勇善战的马玉堂任团长兼政委。

马玉堂紧紧依靠地方干部和群众，在极其残酷复杂的环境中，同敌人巧妙周旋。水东独立团不仅重新组建了睢、杞、太三县的县大队；还建立了聚台岗水上根据地，保证了抗日队伍的物资供给，使独立团扎根于水东地区。到1941年底，独立团已发展到1000多人，还领导着许多小股抗日武装力量。

1942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通知马玉堂到延安抗大学习。在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遭到碉堡里的敌人开枪射击，马玉堂不幸中弹牺牲。时至今日，凡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马玉堂的英名还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胡惠兴 梁海江）

范子侠 (1908—1942)



范子侠是江苏省丰县人，1908年生。6岁丧母，父当雇工，长年挣扎在饥饿线上。他14岁时便因生活所迫，流浪到福建，在直鲁联军当小勤务兵，随后进入天津东北随营学校学军事，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参谋、团长等职。1931年，范子侠所在部队被调往江西去“围剿”红军，时值“九·一八”事变，他痛感外敌入侵，国土沦陷，民族危亡，于是在前线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联合爱国青年军官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军事当局竟以“有言抗日者格杀勿论”作答，范子侠愤慨之极，毅然辞去军职。

1933年5月，范子侠得知冯玉祥、吉鸿昌等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当即赶往参加。范子侠被任命为团长，随即率队投入战斗。同盟军连克康保、沽源、多伦等地，终因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遭失败。范子侠继续在察绥一带从事伪军策反活动，不久被捕入狱。“七·七”事变时，范子侠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团副。部队向南撤退。范子侠不愿跟着逃跑，单独留在河北中部的行唐、新乐一带，召集民众，成立起一支3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他在为义勇军发的宣传手册上亲笔写下这样的誓词：“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英勇善战的军队，我们是勇往直前的铁军，我们要为民族求解放，为祖国争生存，誓以头颅换回已失去的锦绣河山，誓以鲜血粉碎万恶的汉奸敌人。缴械投降等于自杀自身，不成功，则成仁，干！干！干！”

但是，正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当时我们力气还小，游击战打

不熟练，曾不断有损失。”有一次，一个排遭敌夜袭，激战两天，弹尽粮绝，全排人英勇殉国。又一次，他们陷入12辆汽车敌人的包围，苦战一日一夜，才得脱身。部队转入太行山，靠近了八路军，聂荣臻派干部帮助他们整训部队，才使部队面貌一新。尔后，义勇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声威大振，部队很快发展到3000人。于是国民党政府立即封官加爵，极力笼络。部队被定名为冀察战区游击第二路军第二师，范子侠被任命为第二路军副指挥兼第二师师长。可是范子侠却率部离开路东，来到太行山南部的武安、涉县一带，与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及部分国民党军队协同作战。这引起国民党当局极端不满，企图以“停拨经费”来逼他就范。范子侠据理力争，第一战区长官司司令部才勉强应允每月拨给8000元。范子侠来到洛阳要求增加军费，得到的答复却是：“钱不够用吗？好！那你就把部队拨一部分到洛阳来。”范子侠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吞并。”他不再抱任何幻想，回到敌后，就地筹款筹粮，维持军需。国民党当局一面下令制止，一面限期要部队开拔至有大批顽固军的壶关、陵川一带驻防，企图胁迫其向八路军进攻。范子侠严词拒绝后，他们又命范部经山西晋城转至黄河以南整编，范子侠答复说：“我们是为打日本才组织起来的，晋城和黄河那边都没有日本人，我们大家都不愿去。”

顽固派三令五申未能使范子侠屈服，便恼羞成怒，使出最后一手；取消其部队番号，停发军饷，并悬赏通缉范子侠。但是，范子侠和部队全体官兵要抗日、要救国的神圣权利是谁也不能剥夺的。武安、沙河、邢台、涉县一带的群众也纷纷集会，支持和拥护范子侠坚持抗日斗争的正义行动。

1939年11月20日，在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亲切关怀下，范子侠接受八路军的指导，毅然将部队易帜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他在多年的摸索和奋斗中，发现一条真

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不久，经王维纲、王铁介绍，范子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汉纵队的成立使顽固派气急败坏。国民党天水行营、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冀察战区司令部屡派大员前来问罪：平汉纵队的名义是谁给的？范子侠微笑着说：“是老百姓，是那些真心实意拥护抗日的爱国民众。”顽固派重又施展封官加禄的故伎：委任范子侠为“天水行营代表”、“第一战区冀察战区代表”，恢复名义，将部队改编为冀察战区第五纵队，每月津贴费8万元，但都被范子侠一一回绝。

1940年2月7日，平汉纵队转移至山西武乡一带活动。18日，范子侠来到八路军总部，晋见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第二天下午，总部直属机关召开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范子侠在讲话时激动地说：“平汉纵队还是一个不满3岁的幼稚的团体，需要得到八路军的帮助，这次开到晋东南来，便是向八路军学习的。”5月，范子侠率平汉纵队主力参加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白晋铁路破击战。战役结束后，平汉纵队与八路军边纵、七七一团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范子侠任旅长。后来他曾这样写道：“这一年度是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年度。”

1940年8月20日，在“百团大战”中，新十旅担任了一二九师右翼队的任务。当时范子侠患眼病，泪流不止，战斗中还中了敌人毒气，但他始终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他还亲自率领一排人乔装成日军，奇袭敌阵，一举成功。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关键战斗，他的手腕被子弹打穿。他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说：“左腕伤口虽流血过多……仍无害于执枪前线也”因为他能双手执枪，左右射击，弹无虚发。

1941年冬，部队攻打梅花村据点，由于敌人工事坚固，部队

发起两次冲锋都没有拿下来。范子侠便向敌人炮楼喊话：“我是范子侠，希望你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改邪归正！”伪军们听到范子侠的声音，便很快缴械投降了。在邢沙永战役中，范子侠曾单枪匹马，说服秦庄伪军全部反正。敌人听见他的名字就怯阵。

1941年7月初，范子侠以边区抗日军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了范子侠，并作了如下报导：“这次临参会参议员中，有一位广大人民热烈拥戴的青年将官，那就是妇孺皆知的平汉纵队司令员范子侠先生。范子侠先生此次荣膺边区临参会抗日军人参议员。以军人而充任参议员，不但在他个人生活史上值得庆幸，即在全国抗日军人的历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所以他异常兴奋地对我说：‘本人被全区抗日军人推选为参议员，愿追随各位参议员先生之后，紧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坚决拥护中共北方局十五项建设主张，与各党派、各阶层先进人士群策群力，共同努力……誓死保卫边区、保卫华北、保卫中华民族，为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省参议会开幕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4周年纪念日。夜晚回到驻地，范子侠在油灯下写了一篇生动的文章：《兴奋的回忆》。文中写道：“四年来虽然经过许多沧桑幻变，结论只有六个字：‘真理战胜一切！’……四年来我们把拳头磨得更硬了。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也是党的儿子，没有别的，永远干下去，永远……”

1942年2月，日军对我太行、太岳区发动大“扫荡”。这时范子侠担任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员。2月10日，接到师部作战命令，他亲自带人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朱穆之政委建议另派人去，他笑笑说：“我是不能死在床上的，要就是被敌人打死，要就是被汉奸打死。”当晚，他率部直抵敌据点，一鼓而下，缴获甚多。

2月12日，我军在沙河柴关、魏家庄附近的山坡上与敌骑兵

展开激战。在指挥作战时，范子侠中弹负伤，子弹打在左肩下的大动脉上，虽经包扎仍流血不止，但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望着一张张熟悉的挂满泪珠的脸，他断断续续地说：“不要为我难过，得了这次教训，我们应该好好整顿地方武装。我们的地方武装还太差啊！”说到这里，他感到身上有些冷，要烤火，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柴草，当大家抱着干柴回来时，范子侠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范子侠牺牲后，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各地革命群众，纷纷举行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撰写文章纪念他，称他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

（尚荣生）